

战场制胜利剑

——初级指挥军官联合意识培育

■ 程 鹏 马士壮 都吉君 编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战场制胜利剑

——初级指挥军官联合意识培育

编 著：程 鹏 马士壮 都吉君

副编著：曹士信 广艳辉 张 勇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场制胜利剑：初级指挥军官联合意识培育/程鹏，马士壮，都吉君编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610-6106-0

I. ①战… II. ①程…②马…③都… III. ①联合作战 - 作战指挥
IV. ①E8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2757 号

出 版 者：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印 刷 者：抚顺光辉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156mm × 226mm

印 张：13.75

字 数：220 千字

出版时间：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 健

封面设计：徐澄玥

责任校对：齐 悦

书 号：ISBN 978-7-5610-6106-0

定 价：30.00 元

联系电话：024 - 86864613

邮购热线：024 - 86830665

网 址：<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

军官的培养是最艰
巨的战争准备

——刘伯承

前 言

世界战争发展史表明，任何新形态催生的战斗力，都无疑会锻造“思维利剑”。从以力搏杀、纵马驰骋的冷兵器时代，到战火纷飞、铁流滚滚的有形战场，再到波云诡谲、激烈对抗的无形空间，战争形态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嬗变，战争思想也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斗争中涤荡升腾，诞生了如《孙子兵法》、《高卢战记》、《战争论》、《制空论》、《海权论》等影响广泛的思想巨擘，也反复向人们昭示着一条亘古不变的客观真理——思维创新是引领军事变革、谋求战场打赢的根本制胜之道。

任何作战方式的变革，归根结底都是军事思维方式的创新。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作过生动的比喻，假设你能为中世纪的武士提供一把 M16 步枪，如果他骑上战马，举起 M16 的枪托砸向对手，这可能还比不上给他一根烧火棍；如果他能躲在一棵树后面，举起枪向对手射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比喻虽然浅显，道理却耐人寻味。当海湾战争的大幕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深邃的夜空中徐徐升起，人们惊讶地发现，现代战争以不同于以往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没有了炮火连天、地动山摇般的火力突袭，电子干扰、信息攻击等作战行动就率先在无形战场展开；不见了人们想象中的大规模装甲机械化兵团往来穿插、士兵们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军阵地，取而代之的是从陆基、海基、空中联合发起的超视距精确点穴式打击……此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信息作战”、“全频谱作战”、“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等新样式、新理论、新思想相继迭出，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透过纷繁复杂的战争表象，我们看到，战争

暴力对抗的本质并没有变，而不断变化的却是作战手段、作战方法，以及基于新手段、新方法所产生的新的思维模式、程式和思想路径。任何一个新的军事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新的军事思维方式。已有军事理论研究者指出，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的基本形态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对抗，基本特征是“信息主导、火力主战、体系破击、联合制胜”，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到来，呼唤着联合思维方式的确立。

开展联合意识研究将为联合作战能力建设开辟新路径。联合意识是构成联合作战能力的核心问题、关键要素。尽管联合意识研究只是联合作战能力建设这个宏大工程中一个“小问题”，但它是一块基石，它奠定思维的大厦，它托举思想的天空。常言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说明细节的重要性，现代管理学中甚至有“细节决定成败”之说，足见“小问题”并不等于不重要。以小寓大、见微知著、管中窥豹，既说明了大与小、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更是一个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科学方法论。基于此，我们认为，研究好“小问题”，也要以对大问题、大方向的把握为前提。这样，才能让“小问题”研究更有意义、更加科学，才能有效避免“盲人摸象”，克服片面性认识；研究好“小问题”，是对大问题的有益补充，能为大问题研究提供科学参考。达到真理的顶峰并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反复认识和多次实践，更需要有多个视角、多条思路，才有利于让科学研究互相支持、相互印证、匡正谬误；研究好“小问题”，可以让军事理论研究更有针对性、更贴近实际、更具鲜明的个性。“小问题”不易引起人们重视、经常少人问津，也往往是军事理论研究的薄弱点，求异的创新点、理论的生长点。正因为小，才有可能为创新提供一个广阔空间，也正因为小，才有可能让本书成为一部与众不同、视角独特、特色鲜明的理论著述。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开展联合意识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本书把联合意识作为研究对象，力求在立而深之、拓而广之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初级指挥官联合意识的主要内容、基本规律和培养方法。本书有以下几个特色：一是选题的独特性、开创性。据我们考

察,当前军内外还没有一部关于联合意识的理论研究专著,联合意识只是散见于各类文章报刊中,且语焉不详,内涵不清,不易让人理解,本书填补了军事理论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二是立意的新颖性、鲜明性。军内关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研究大都侧重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内涵、模式等重大理论问题,本书则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一个基本素质——联合意识着手,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可谓独辟蹊径,独具视角;三是思路的开阔性、融合性。联合意识与联合作战相关理论问题联系紧密,本书避免了就意识而意识,从把握联合意识与联合作战关系的角度,对联合作战的相关理论问题作了自己的解读,对联合作战能力建设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所以,本书虽然是一部“大部头”的理论著作,但努力做到不脱离自身实际盲目求大、求新、求异,在求创新、求特色、求应用上下工夫,力求能为军事理论研究者、院校教学研究人员提供思想材料,为部队进行联合作战能力建设提供参考资料。

编著者

2010年元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联合作战与联合意识	1
第一节 联合意识孕育于联合实践的母体之中	1
第二节 联合作战理论催生联合作战意识	5
第三节 把握联合作战特点塑造联合意识	13
第四节 外军联合意识培养现状	30
第二章 联合意识解析	32
第一节 联合意识的基本内涵	32
第二节 联合意识的基本结构	42
第三节 联合意识发展的一般规律	53
第四节 联合意识的重要意义	67
第三章 联合作战与初级指挥军官联合意识构成	72
第一节 对战术级联合作战、联合战斗的几点再认识	72

第二节 联合作战与初级指挥军官的思维方式	83
第三节 初级指挥军官的联合意识构成	95
第四章 初级联合意识的形成机制	107
第一节 对“机制”的几点思考	107
第二节 初级联合意识形成的内部机制	118
第三节 初级联合意识形成的外部机制	132
第五章 初级指挥军官联合意识培育	145
第一节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现状	145
第二节 院校教育是培养联合意识的主渠道	151
第三节 军事实践是培育联合意识的大舞台	163
第四节 自我教育是培养联合意识的有益补充	171
第五节 合力育人是培育联合意识的有力依托	178
第六章 联合意识培育的文化路径	184
第一节 联合文化的理论阐释	184
第二节 联合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	194
第三节 初级指挥军官联合文化培育的对策思考	199
后 记	209

第一章 联合作战与联合意识

实践是意识的现实源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也是指导我们思考联合意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紧密结合联合作战实践发展，考察联合意识产生的历史进程，是我们进行联合意识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分析联合意识产生的条件、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联合意识是联合作战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先有联合作战行动，然后才有联合意识。联合意识首先表现为对联合作战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从模糊走向清晰、从感性走向理性、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现象走向本质的思维发展过程。考察联合意识，要有历史的眼光。所以，本章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发展的角度来把握联合作战与联合意识问题。

第一节 联合意识孕育于联合实践的母体之中

联合作战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部队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在统一计划下联合实施的作战行动。美军在第1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中指出：“联合作战就是整体作战。部队的战斗行动不是由同一个主题连贯起来的一连串单个行动，相反，它是所有相应能力协调一致的一体化运用。联合部队根据联合理论实施的作战行动所产生的增效作用，可以在统一行动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战能力。”一体化联合作战是未来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最主要的作战样式之一，代表着未来作战发展的主导方向。

联合作战有其深远的历史，走过了漫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并经受了现代高技术战争的洗礼。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工业时代的机

械化战争通过高技术战争向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战争过渡，联合作战又有飞速发展和“质”的飞跃。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俄等国军队颁发了多种联合作战条例条令，建立健全了联合作战理论体系，规范了各军种部队的联合作战行动；通过进行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高技术局部战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联合作战的理论与实践。

纵观美、俄、英、法、德、意、日等国军队的联合作战历史，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时期：

一是“平面联合作战”时期。从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约克敦战役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陆军与海军协同作战的“平面联合作战”时期，亦即联合作战思想的雏形时期。这一时期进行的主要战役有：1781年的约克敦围城之战；1863年的维克斯堡战役；1898年的圣地亚哥战役；1854年的克里木战争；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等。这一时期是从战人员联合意识的孕育时期，选择联合作战与其说主观主动，不如说是水到渠成，顺应战局的发展。联合行动也只发生在作战行动的个别阶段，对战局的影响不起决定作用。在联合的方式上，是以陆军为主，海军为辅，海军的行动主要是为支援陆军作战。

二是“立体联合作战”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间，出现了多次陆、海、空协同作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以及无线电通讯装备和雷达都已成为主战武器装备，形成了强大火力、立体机动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能力的结合。这次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是以一个军（兵）种为主，其他军（兵）种直接支援配合的合同作战。德军还首开空降作战的先例。此外，无线电干扰和反干扰的电子对抗即电子战也已出现。由于航空、潜艇和电子技术的应用，就作战空间而言，这种作战样式又表现为立体战。与合同战、立体战相适应，军队的组织结构逐步走向合成化。这样的“三维立体联合作战”，使机械化时代联合作战思想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从战人员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联合意识，表现为联合意识从无意识到显意识、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的发展过程。到了二战后期，如果没有制空权，陆军和海军就无法作战役机动；同样，如果

没有地面人员的配合，空军也无法对地面目标进行有效的战术打击。联合作战意识在个别具有先见之明、位居高层人士的倡导推动之下已深入人心。在战役中，中高级将领普遍知道己方如何采取联合行动去赢得主动，同时打断敌方联合行动的链条，使敌人无法进行联合作战而走向失败。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朱可夫敏锐地注意到德军的装甲力量总是配合空军一道出击，而步兵则总是要由坦克为他们开路。这种方法曾经在战争中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但它只适用于开阔的草原，在一座令人窒息的封闭的城市里则是行不通的。朱可夫由此得出结论，第62集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作战链条，削弱其空中力量，迫使德军坦克和步兵在失去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单独进攻。朱可夫的对策是让己方的步兵去“拥抱”敌方的步兵，不给德国空军破坏防御阵地的机会。正是朱可夫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性质和战术特点深刻的洞察力，使第62集团军从溃败的边缘走向了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合作战意识表现得最为显著的当属诺曼底登陆作战。在作战规模上，盟军作战力量达到了288万人；在参战军种上，陆、海、空三军全都参战，空军参战的各种飞机达到13700余架，海军参战的各型舰艇达到9000余艘；在作战指挥上，陆、海、空三军都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在作战目的上，各军种都是为实现夺占法国西北部、开辟第二战场这个统一的目的。

这一时期的联合作战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联合作战能够在多个作战阶段进行，并对战局的胜负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空军主要在白天对地面实施支援作战，夜战能力很弱。三是空军与其他军种之间在战术地幅的协同，必须严格按照预先约定好的空间、时间和作战程序，实施联合作战。作战时，空军与其他军种要保持相当大的安全距离，以免误伤自己。四是只有在具有明显交战线的前提下，空军才能有效地识别敌我，实施空中火力支援。而一旦交战双方成胶着状态，空军就难以支援作战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三是“多维联合作战”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海湾战争，是“三维立体联合作战”向陆、海、空、电和信息多维联合作战发展时期，也是信息时代联合作战理论的孕育时期。二战结束后，全世界先后发生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英阿

马岛战争，其中中东和马岛战争中的联合作战实践对联合作战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联合意识的群体化、社会化的进程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联合作战的特点是电磁和信息领域的斗争对作战胜负的影响很大，迫使从战人员的目光从陆、海、空向多维战场领域延伸。例如，第四次中东战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尤其在使用互补武器（联合）增强制敌效果上出现的新特点，为世界许多国家军事界和军事学术界研究未来战争，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战争初期，以色列的空中优势被埃及和叙利亚的地对空导弹击垮，而地对空导弹部队又被沙龙的装甲部队打得失去战斗力；尽占优势的阿方装甲力量被升空的“陶”式导弹击败……战争中表现出了多维联合力量才是作战制胜的根本，任何一维中的优势都不能最终赢得战争。

四是“一体化联合作战”时期。海湾战争结束至今，是多维联合作战向一体化联合作战过渡，即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转型时期，也是一体化联合作战理论的系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联合作战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作战样式，而是一种作战理论、一种作战思想。随着群体性联合意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联合意识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联合文化。一体化联合作战比以往的联合作战联合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更紧密，联合意识成为平时打造联合、战时形成联合战斗力的基础和关键。美军在《联合作战纲要》中明确指出：“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增强联合部队的整体效能”，“为了形成决定性的联合战斗力，要把美国所有的军事能力整合为一体，通常还要联合其他国家、美国其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的部队和能力。联合部队指挥官协调和整合空中、地面、海上、空间和特种作战部队的行动，以通过一体化的联合战役和战役性作战来达成战略和战役目标。”

通过考察联合作战发展的若干阶段可以看出，随着现代军兵种的丰富和发展，联合作战实践也日益丰富和发展，从最初的陆海联合扩展到陆、海、空、天、电等多个领域，联合作战主体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联合程度越来越紧密，这表明军事实践中的联合意识越来越明确。

第二节 联合作战理论催生联合作战意识

作战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换句话说，在攻与防的作战行动中，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和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是指挥员头脑中权衡利弊得失的永恒主题。联合作战意识就是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产生的。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新的作战手段为人们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方法、新认识 and 新的思维范式。空军、海军等作战军种的出现，为指挥员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实际的发展却远非那么简单，先诞生的不是联合作战理论，而是“海权论”和“制空论”，空军和海军没有和陆军向着一个联合体发展，反而却走向了反面，二者反而成为与陆军并列的、地位平等且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独立军种。正如《三国演义》开篇的那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军兵种的这种分分合合，也许就是事物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的重要表现。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人的思维方式的作用。一种成熟的军事理论往往就是相对独立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人的认识从个别走向一般、从局部走向整体的规律，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先有“海权论”和“制空论”而后有联合作战理论。

一、外军的联合作战理论处于先发地位

“海权论”与“制空论”为海军、空军独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但残酷的战争实践使人们意识到，现代条件下作战，任何单一军兵种都难以独立完成作战任务，即便是可以独立完成，其代价也是巨大的。现代作战的一个主要“瓶颈”问题就是，如何把至少两个以上完全各自独立、互不隶属、不具有直接领导和指挥关系的军兵种整合到一起，发挥整体作战功能，取得最大的作战效益。联合作战思想就因此而生。联合意识也不可能在任何只具有单一军种的国家及其军队内部产生，而是产生于那些海军、空军相对最发达的国家及其军队。以美军为代表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理论是目前为止最具标志性的先进作战理念。

美军一体化联合作战理论体现在陆续颁发的 0—6 系列共 115 本联合出版物中，其内容涉及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次、涵盖陆海空天电各个领域、融合陆海空三个军种、包括战争与非战争行动、囊括军政民力量等各个方面。美军军种的联合作战理论均以联合出版物为依据，阐明本军种在联合作战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从战争行动和非战争行动方面看，联合出版物和军种条令都对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动进行了专门的阐述，不仅要求在战争行动中进行全面联合，还要求在非战争行动中协调运用各军种、各团体、各机构的独特能力，力求创造出大于个体之和的整体行动效果。可见，美军联合作战理论已涉及联合行动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系统庞大、内容完整的理论体系。

美军把联合作战理论的基点建立在对未来安全环境和未来战场的预测上，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力求使联合作战理论不仅能指引美军打赢今天的战争，而且要打赢明天的战争。随着科学技术和新军事变革的迅猛发展，美军认为，未来联合作战将大大不同于过去的和现在的联合作战，于是不失时机地制定了《2020 年联合构想》，将美军联合作战思想、理论、编制、装备和训练的发展不断引向深入。由于一体化联合作战理论具有超前的特点，它不仅对美军武器装备的发展，而且对美军作战训练和部队建设等都将起到牵引作用。美军在各级院校中增设了联合作战课程；参联会制定出了联合训练法规；全军训练中增加了联合训练课目；在有关部门中增设了联合训练机构；大西洋司令部增加了负责联合训练的职能。其最高境界是“内聚式联合作战”，就是指部队及其能力必须一开始就是联合的，以便集中发展一体化的联合作战能力，而不是用以解决条令、组织、训练、物资、领导、人员、设施和政策的互通性问题，并要求把“联合的空间”从联合总部延伸至联合特遣部（分队）司令部。

美军在 1991 年版的联合出版物中提出“联合作战理论为我们制订计划和实施作战提供了统一的立场，构成了我们思考战争和进行训练的基本方法”，可见，联合作战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组织与实施联合作战的指导与依据。现代多军种联合作战，参战力量来自各个军兵种部队，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共同遵循的作战思想和作战原则，那么，联合作战

就可能会有“联”无“合”，达不到整体作战效果。因此，美军1991年出版的第1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中明确规定了其联合作战的基本思想是：联合部队指挥官要使空中、地面、海上、空间和特种作战部队的行动协调一致、整体运用，从而以一体化的联合战役和战役性作战达成战略和战役目的。基本理念是增强联合部队的整体效能，而不是必须使用所有部队，也不是均衡地使用所有部队。后来，美军在相继推出的《2010联合构想》和《2020联合构想》中，进一步把联合作战思想与原则集中概括为“主导机动、精确交战、聚焦后勤、全维防护”四个方面。目前，美军的这四条作战原则，或称四个新的作战理念，彰显了其联合作战意识的发展水平，在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作战方式与作战理论的发展方向。

综观美、英、俄、日等国的联合作战理论，联合作战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全维优势思想。联合作战是团队作战，要占得先机，需要整合和同步运用所有适用能力去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制太空权、制信息权。概括起来，即强调夺取战场的全维优势。所谓夺取全维优势，是指运用联合作战的各方面力量和手段，努力夺取空中、陆地、海上、太空和电磁与信息领域的全维战场综合优势，为联合作战行动的成功实施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可以说，全维优势思想是现代联合作战力量构成多样性、作战空间多维性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因为，现代联合作战行动将在陆地、海上、空中、太空和电磁与信息领域同时进行，且各维战场空间的行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无论哪一维空间优势和主动的丧失，都会对其他各维空间的作战行动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只有全面夺取制地、制海、制空、制太空和制电磁、制信息权，才能掌握战场主动，并最终赢得联合作战的胜利。美军认为，“全维优势是空中、陆地、海上、空间、电磁以及信息等优势叠加的结果，是实施决定性作战行动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联合部队完成任务所不可缺少的。”取得全维优势就可以完全掌握敌人、自己、环境和战场等情况，就能进行更快更好的决策，减少作战风险，提高作战节奏、凝聚力和作战效能；取得全维优势就可以通过在战略、战役和战术级别上全程使用军事和非

军事的能力，在整个战场综合运用精确火力、制敌机动和信息作战，摧毁敌领导人的战争意志和发动战争的能力，从而达成预期的战略结果或“效果”；取得全维优势就可以使美军能够同时创造和分享信息、计划、决策和行动，压缩和改变线式、梯队式的作战方式，以同时完成多种任务。

二是整体作战思想。美军在 2001 年版《联合作战纲要》中指出：“联合作战理论是一种强调整体作战和统一行动的基本效应和有效作用，强调军事行动要在时间、空间和目的上协调一致的作战理论。”联合作战强调综合运用各种作战手段和方法，统一协调所有参战力量，在多维战场空间上协调一致地打击敌人。整体作战思想是联合作战的本质反映，是联合作战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它不仅是联合作战指挥官和联合指挥机构需要确立的思想，更是所有参战军种、参战部队需要树立的思想观念。现代联合作战，参战的军兵种多、力量构成复杂，作战空间维数多、范围广，作战手段、样式多，独立性强，如果没有较强整体作战意识，没有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那么，联合作战就会有“联”无“合”。当然，强调联合作战中各军种力量统一协调、整体作战，并不是说在作战过程始终各军种部队要平均搭配、均等使用。对此，美军 1993 年 9 月版《联合作战纲要》中有专门的解释：整体作战“并不是说每次作战中各种部队要平均搭配。联合部队指挥官根据需要从空中、地面、海上、空间及特种作战部队中选择具有相应能力的部队，最后组成的联合部队将使联合部队指挥官能够从不同高度和各个方向运用压倒优势的力量震撼、瓦解和击败敌人。一体化的联合部队能迅速有效地发现和攻击敌军的弱点，敌人却无虚可趁。”

三是重点打击思想。现代联合作战中的重点打击思想，就是强调联合部队以最优的力量组合、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战法，选择对方作战体系中的重点目标和关节点，实施重点打击，全方位破坏敌人的整体作战结构，最大限度地限制敌整体功能的发挥。震撼和瓦解敌军，最终达成作战目的。可以说，美军的战役重心作战理论和最新的“精确交战”思想，都是联合重点打击思想的具体体现。美军认为，“重心是一支军队从中得到行动自由、物质力量或战斗意志的那些特性、能力或力量源